

近蕉賓

峯山

退

筆記

略塵錄







近 峯 記 略

皇甫祿撰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種二他其及略記峯近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張

近峯記略

明 吳郡皇甫庸世祿著

北極正乎上。南極正乎下。故日月經星之運。日日而然。時時而然。千萬歲而然。天之有靜也。春遊過東三萬里。夏遊過南三萬里。秋遊過西三萬里。冬遊過北三萬里。地之有動也。天主乎動。所以有靜者。地鎮之也。地主乎靜。所以有動者。天挾之也。天而無動。則無晝夜。地而無靜。則無寒暑。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歷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千五百石者。率多不免于禍。初甯海布衣葉兌。占天運有在上策言武事。一綱三目。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兌言。而兌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亦無光。彗掃軍門。熒惑守心。犯斗。山崩地震。錦衣衛火。武庫自焚。文華承天俱燬。正統閒。浙中山移于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壓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沒千餘家。南京殿宇火。明日殿基生荆棘二尺許。

文皇將靖難。以六月十一日。召三司府縣官。出西瓜食。因責以離開事。執都指揮謝貴。布政張昞。殺之。乃舉兵。宸濠將謀不軌。亦以六月十一日。出西瓜與羣臣共食。執都御史孫燧。副使許逵。殺之。乃舉兵。事

同而異殊。不度德量力也。濠舟夜泊間所在。衆曰：黃石磯。濠倉皇曰：王失機，將何歸？乃旋師就執焉。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婁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彗出昴。是年元運除舊。高皇布新。是昴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熒惑入南斗，車駕北狩。

劉太卿槩言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少隨夫戍邊，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吾念昔居中國，爲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跪且泣以請，也先從之。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必有所授之也。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揭榜進士之例。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爲文五十篇于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爲文于內閣，謂之投獻，殆亦宋制科之意。後諱其名，廢不用。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憲宗賓天，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爲成法云。

弘治乙丑春，朝鐘新成而紐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裂。五月上崩，崩之日，大風拆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上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巨闕，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有水上疏，闕懼罪，曲爲掩飾，子器伏責，中外惜之。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冰方合，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上曰：「春迎之，卽至耳，焉能俟之？」命迎春于揚州之東郊，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流澌，臣民駭觀。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備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于用，法遂弛矣。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國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初封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襲封親郡王各減半支，後又以歲歡不給，乃爲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得本支，蓋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卽支祿米，有司不能供億，予在禮部旣舉行十六歲已上支祿之法，又以生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爲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所生，皆與庶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帝孫王子，豈謂無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爲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困辱，則處宗藩之法，于斯闕矣。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屠鏞與大理寺少卿王輔有隙，言輔係儀賓弟，不當居輦下，出爲參政，遂條爲例，至今遵之，不知我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爲輔佐，曷有是邪？

年號犯前代者，涼張重華，五代蠻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卽位，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德紀元詔下，馬冢宰試選人題曰：「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譏內閣也。

弘治閒，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旨，下錦衣衛雜治，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

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文鼎死猶能于禁中拽銅缸作聲若稱冤者特命勒碑祭之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閣也

我朝宦官如覃吉在東宮口受大學中庸等書導以動作威儀開說府部官守天下民情及宦官專權蠹國之弊時上賜東宮五莊吉備陳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殿下所有何以莊爲竟辭之一日東宮誦佛經吉適至驚曰老伴來矣急易孝經誦之吉跪曰得無誦佛經乎曰非也孝經耳憲宗有易儲之意露於懷恩恩免冠叩頭曰奴婢死不敢奉詔甯陛下殺恩無使天下人殺恩也孝宗之位定恩之力也林俊劾繼曉下詔獄禍在不測恩叩頭諫曰不可也自古未有殺諫官者上怒以御視擲之恩以首承之不中推仆其几恩脫帽解帶於御前號哭不起上命左右扶出恩謂錦衣官曰若等諂事梁方合謀傾俊俊死若等不得獨生上不得已解俊獄章瑾以寶石媚上恩諷兵書俞子俊諫之俞謝不敢恩歎曰吾固知外廷無人也憲廟崩得疏一篋皆房中術悉畧臣安進蓋閣老萬公也恩袖至閣下示安曰是大臣所爲乎安慚汗不能出一語科道劾安恩持疏召安讀之安跪而起起而復跪恩摘其牙牌曰請出矣二人雖賢臣不過可闔寺概論乎



蔗山筆塵

商輅著

廬山筆塵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蕉山筆塵

明 淳安商 輅宏載著

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五霸、然虞征苗、禹誓師、五帝已有誓、周禮司盟之官、三王亦有盟、左傳、周鄭交質、是桓文前已有質、穀梁傳出漢初、未見諸經耳。

康希仙、相傳唐永徽三年、爲睦州刺史、自州昇仙、嘗見顏魯公撰海濮鐘、房睦台六州刺史康希銑神道碑、載希銑自房州刺史轉睦州、遷台州、開元初入計、請致仕、三年歸其鄉會稽郡、冬十月二十有二日、不幸以疾卒、春秋七十、蓋希仙卽希銑也、昇仙云者、好事者妄誕傳之爾。

趙德父金石錄、有唐睦州龍興寺碑、康希銑撰、徐嶠之書、開元三年二月□日立、郡人朱霽藏其墨本、蓋希銑刺史時所作、而劉幽求爲刺史時所立也、有云、叨居紫綬之榮、濫荷朱轡之寄、自表其爲刺史時也、文詞謹嚴、屬對親切、而嶠之書尤工、惜經火焚蕩、碑亦不存。

高駢有題青溪方仙翁廟詩、云、青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窗寒、滴露研朱點周易、蓋駢以唐室多故、擅兵江淮、乃篤意求神仙事、任呂用之等、造迎仙樓、爲寓鶴乘之、作仙去狀、每訪求神仙遺蹟、覬有所遇、故爲此詩、後爲畢師鐸輩拘囚而殺之、名列叛黨傳、其求仙之效、乃如此。

圖經載嚴陵山水、清麗奇絕、號錦峰繡嶺、乃子陵隱居之所、後以名山、然嚴陵山水稱號、率有經據、如杜

若汀洲見於杜紫微詩云杜若芳洲翠嚴光釣瀨喧如丁谿越嶂亦見于杜紫微詩云翠巖千尺倚溪斜曾見嚴光作釣家越嶂遠分丁字水江梅遲見二年花蔡天啓上牋四六云溪壑縈迴二水合而成字山城闕寂一葉墮而亦聞莫不有據又如吳根越角亦見杜紫微詩昔事文皇篇中云溪山侵越角風壤盡吳根獨未知錦峯繡嶺圖經何所據也

楊綰一相而郭中令頓減座中聲樂五分之四人謂儉德所風一何化肖之速余以爲古人相成類有深意卽如汾陽權傾天下而朝不忌侈窮人欲而人不非其何有於一綰綰相之日顧必首爲節約此非徒倡百僚正以成公權也君子成人之美意深遠矣

商君書第七篇以開塞爲名意謂道塞久矣今欲開之必刑九而賞一刑用於將過則大邪不生賞施於告姦則細過不失大邪不生細過不失則國治矣看來鞅無他術惟有告姦一節故其治不告姦者與降敵同罰告姦者與殺敵同賞此秦俗所以日壞至於父子相夷而鞅亦不能自脫也歟

嬉戲宮闈微過也日磔果於殺子賂醫醜后大逆也子孟昏於庇妻卒之忍於子者榮施七葉不忍於妻者禍至族滅乃知日磔識遠慮長勝子孟多多許

穀價雖和比室飢嗷纖縷雖賤駢門裸質故豳風七月所急農桑執耒暫忘懸磬比室乘機或惰無褐終年故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至穀價貴賤古今有極懸者如唐元宗時數錢斗米而晉襄國大饑每穀二升直銀一斤侯景之變升米直八萬錢可以平準古今之民生矣

唐樊系爲朱泚草詔。明日仰藥死。國朝方正學不肯草靖難詔。而樓璉草之。璉歸自經死。正學義至高矣。乃二人亦非昧心者。惜貪生念重。死節心輕。遂不得爲志士仁人耳。然不能覲顏視息。亦見綱常名義。默有相維者。

古人宗法之立。不惟敦睦一本。其實家道之隆替。以離合爲驗。後世鄙薄。自相吳越。而門閥之衰。外侮之遭。恆必由之。譬有蛇於此。擊首尾應。擊尾首應。此生蛇也。擊尾而首不應。擊首而尾不應。此死蛇也。則樵豎甘心焉矣。至有骨肉相殘。旁人酸楚。而略不動心者。此夫自斷而未誅者耳。

李涉江上遇盜詩。煞有風致。及考其爲人。乃穿窬之下也。憲宗旣黜吐突承瓘。而恩顧未衰。涉時爲太子通事舍人。窺知上旨。乃投匭上疏。稱其久委心腹。不宜遽弃。孔戣見其副章。譴責不受。涉因行賂禁門上之。戣因上疏劾涉外補。卽此一事。綠林豪客。亦且掩口胡盧之矣。

五代唐莊宗時。客星犯天庫。有星流於天柱。占星者言。御前當有急兵。宜散積聚。禳之。宰相因請出庫物。給軍士。不許。及趙在禮作亂。始出以賚軍。軍中負而詬曰。吾妻子已餓死。得此何爲。嗚呼。均一散財也。散之於蚤。易於見德。瀕危而後出之。豈有及乎。

說者謂子房出於黃老。孔明出於申韓。爲黃老則近道。爲申韓則近術。黃老有不必爲。而申韓且必求勝。此子房孔明所以異也。余謂一當赤帝之興。一嘯炎祚之燼。孔明事勢較子房爲難。一辭漢全軀。一捐軀殉漢。孔明心事較子房爲實。其爲人傑。吾不能伯仲之矣。或又謂我朝文成劉公。開耨之功。不減子

房道術相類。特末節不及耳。余謂漢高之豁達。可以情求。皇祖之天成。難以私請。其時勢稍有不同。要之留侯以智全。文成以忠全。其善終一也。

語曰。以明示下者暗。宋祖豁達洞微。可謂英主。徒以石漢卿言外事。信之不疑。以張瓊之親任。一旦中於讒人之口。搗碎瓊首。又漢卿親爲之。泰山在前而不見。僉壬怙威而不覺。起於一念好察之心。爲小人所窺。流至此極也。比知瓊冤。漢卿者誅之可也。而以薄責償之。悔過之心。終不勝其好察之心。故耳。是故人主戒於大察。

司空圖自號耐辱居士。嘗預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坐壙中。賦詩酌酒。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生死一致。吾甯暫遊此中哉。及全忠之篡。召爲禮部尙書。不赴。聞哀帝弑。不食死。史稱圖能知命。志凜秋霜。誠不虛耳。五代舊書至詆爲躁進矜伐。爲端士所鄙。稗史之謬乃爾。故是非衷於正史。尙得十之八九。馮于稗史。希不失實矣。

太史公說申韓原道德之意。此語最好。夫老子之言道德。申韓之重名法。迹若相懸遠。然老子云。失道而後失德。失德而後失仁。失仁而後失義。夫吾人之所以敦崇倫理和洽事物者。惟顧有仁義存耳。老子卻以爲粗。只說個虛。卻把倫理事物都看輕了。所以其流之弊。與慘刻刑名家無異。道德者棄仁義而不用。申韓者背仁義而爲用。此所以述異而其歸同也。孔子言仁。孟子言義。所以爲中正之道。

昔稱寇準澶淵之役。以爲孤注。人嘗疑之。不知宋到眞宗時恰四十年。正當前五代革朝之際。此等大興

師若委之一將，安保無事，自非親征不可也。且太平興國之五年，太宗以契丹入寇，亦嘗下詔親征，行至大名而戎主遁去，故太宗詩有一箭未施戎馬遁，六軍空恨陣雲高之句。則知古大臣行事，固非草草胸中先有成算，而更效法前王，使人主斷然行之而不疑也。彼以孤注傾萊公者，豈定論哉。

貞觀初，有語太宗，佯怒以試佞人者。帝善其策而不用，曰：吾以誠待天下也。試字恐帝亦未必然。若人主果誠，真心要百姓富足，要百姓賢孝，無一些差歧念頭，求多於百姓，天下士大夫之精神，自然收束到這上面來。雖欲爲佞，亦不可得。譬如作家子，必不惑於游冶，只爲念頭誠切耳。若念頭不真，只要別人替我作得好看，致佞之道也。佞者必巧，又安可以佯怒得耶。

稽侍中蕩陰之死，議者謂忠矣。未孝也。侍中亦何喙以謝天下萬世。然實山濤悞之也。侍中初不仕晉，豈不雅類王褒。濤乃曰：天地四時，猶有消息。況於人乎。夫天地四時有消息，忠臣孝子負不共戴天之讎，亦有消息乎。紹于時宜不聽濤。旣已聽濤而委質於人，則蕩陰安得不死。紹仕傷義，非死傷勇也。叔夜絕交之書，見濤早矣。

杜祁公之帥并州也，吏請家諱。公曰：我無所諱，諱取枉法賊耳。包樞密知開封府，上任日，衆吏前請諱。公亦曰：吾無所諱，惟諱吏之有賊法者耳。二公語同，正由品同。

周茂叔年少時，不爲郡守所知。在合州，趙清獻深爲之疑。且臨之甚威。程伯淳不見知於陳忠肅公，羅仲素居家守道，雖里人鮮克知之。此正可想見三君子闡然爲己，略無一毫表暴處。

歐陽公曰：凡治人不問吏才能否，設施何如。但民稱使，卽是良吏。識者以爲知言。

東漢宦者如鄭衆，一心王室。呂強清忠奉公。唐末如張承業，盡心不懈。張居翰，易詔書一字而免千餘人死。貂璫中有此，可不謂賢乎哉！然中官用權，實自衆始。承業以莊公之篡爲悞老奴，而唐事已不可爲矣。食肉者不食馬肝，未爲不知味。爲天下者不用閹豎，未爲不知人。

嚴陵自六朝以來，皆爲封建之地。宋孝武帝封其子爲新安郡王，而文帝孫延年遂紹其後。蕭齊海甯恭王亦封新安。梁文帝子禹、陳文帝子伯固亦皆建國于茲。唐太宗封其孫徽，而宋太宗以皇弟領防禦使。陞建德軍節度使。宣和三年，高宗以皇子領遂安慶源軍節度使。理宗以外戚楊谷封新安郡王。寶祐五年，詔以皇子忠王特授鎮南遂安軍節度使。景定元年六月，御筆立爲皇太子，而此邦節鎮愈爲增重。蓋南朝都于金陵，南宋駐蹕臨安，皆畿輔重地也。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於魏，此一徵也。

元至元嚴州志：朱池，因朱買臣鑿池滌硯得名，世稱唐李頻文，其碑謂吳王濞舉兵西鄉，帝出師征討，民不遑居，買臣逃難至此。按漢書景帝二年，吳王濞舉兵敗走丹徒，保惠越。後十二年而武帝立之，十五年而公孫宏爲御史大夫，時買臣因邑子嚴助、石見，拜中大夫，論築朔方事，誑宏，且以是年五十歲，其負東新詔，謠道上，時爲四十歲。在吳王舉兵後，則因逃難而居此，爲可信。今幽徑山有漢會稽太守朱

買臣墓距朱池五里。蓋買臣爲會稽太守。居歲餘。受詔將兵擊東越有功。入爲主爵都尉。列九卿。數年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告張湯陰事。湯自殺。上亦誅買臣。而葬在此地者。當是其子山相護其喪來葬此山也。蓋富春在漢初隸會稽。後乃分隸吳郡。而此則富春之地。又桐廬縣東南十五里有朱家橋。橋畔有朱一郎廟。亦其遺蹟。

元伯顏南征還。詩云。擔頭不帶江南物。只插梅花一兩枝。其潔操何愧曹武惠行李蕭然也。但惜江南梅花。攜之塞北耳。使江南將相有伯顏者。此梅花或可留得。

白水湖在桐廬縣北二十里。上下四湖。舊相傳漢光武微時。避王莽之亂。訪嚴光。高獲于此。時光武號白水真人。後人因以名湖。湖上有張一郎西邨廟。邑人姚建和詩云。底事名爲白水湖。世傳文叔困窮途。冕旒未入黃金殿。圖讖先占赤伏符。高獲數能推六甲。嚴光終欲老三吳。飛龍已向河陽去。千載令人仰聖謨。其傍有白水邨。隔江又有龍伏邨。

管仲之與鮑叔知深矣。及將死而不欲委鮑叔以政。曰。其爲人也。善善而惡惡。謂其量之隘也。然能出管仲於死。同爲卿。讓之四十一年而無倦色。不亦賢乎。

杜牧之自睦州刺史。入爲司勳郎史館修撰。以書謝宰相云。伏以睦州治所在萬山之中。終日氛昏。漸染衰病。自量忝官已過。不敢率然請告。惟念滿歲得保生還。不意相公援自汙泥。升于霄漢。卻收斥錮。令廁班行。仍受名曹。帖以重職。當受震駭。神魂飛揚。撫己自警。喜過成泣。藥肉白骨。香返游魂。言於重恩。

無以過此。又除官歸京詩有云：豈意簾飛鳥，還爲錦帳郎。嚴固上游名郡，山水之鄉，素非惡地，而牧之。又以疏直，乃怏怏不平如此，豈不過甚矣哉。

諸葛亡而蜀亡，非徒亡蜀也。又亡魏，何也？諸葛歿而懿之智日練，而望日重也。纂本成矣。

傳燈錄載陳尊宿法嗣二人，其一睦州刺史陳操，其一嚴陵釣臺和尚。註云：無機緣語句不錄，而錄操語。有與僧論彈，自擲云：操罪過及齋僧，操自行食，按刁衍記載睦州刺史名姓甚備。又元和姓纂皆無陳操，以時考之，當是陳晟，或後改名操爾。傳燈錄所載，蓋不足信也。

皇甫湜爲韓門弟子，而不善作詩。陸渾二篇，可以想其奇怪。其詩若出世行悲汝南子桑等作，多不可讀。故退之嘗有詩云：皇甫作詩止睡昏，辭誇出真遂上焚。要余和贈怪，又煩雖欲悔，舌不可捫。言其語怪而好譏罵也。又白樂天哭皇甫冉郎中詩云：志業過元宴，詞華似禰衡。多才非福祿，薄命是聰明。不得人閒壽，空留身後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敵公卿。今涉江文亦不傳矣。

嚴陵雜志云：施肩吾以長慶中隱洪州西山，學神仙，嘗遺徐凝書，題其後云：西山學仙者，施肩吾頓首。徐五處士詩：仙執事，其意欲凝以學仙也。後不著其所終。今詩集標曰：施仙翁。其及第告，標曰：施真人。蓋後世以仙名歸之，謂爲美稱也。

施肩吾、徐凝，皆分水人。復同時。皇祐中，孫陳倩爲肩吾集後序，謂肩吾出於延招，徐凝居於柏山，二邨以施徐爲名，而宗裔甚繁。今觀施氏所藏肩吾及第告，則云：桐峴鄉寶成里。縣境不復有此鄉，當是後世

改爲延招耳。

范文正公年譜云。景祐元年甲戌。年四十六。是歲春正月。出守睦州。有睦州謝上表。及出守睦州詩。赴桐廬。淮上遇風詩三首。出守桐廬道中十絕。在桐廬與晏尚書書。略云。罪有餘責。尙叨一麾。敢不盡心。以求疾苦。二浙之俗。躁而無剛。豪者如虎。示之以文。弱者如鼠。示之以仁。吞奪之害。稍稍而息。乃延見諸生。以博以約。非某所能。蓋師門之禮訓也。又云。郡之山川。滿目寄勝。且有章阮二從事。俱富文能琴。夙宵爲會。交迭唱和。爲郡之樂。有如此者。君親之恩。知己之賜。又何報焉。在郡有瀟灑桐廬郡十絕。新定感興五首。遊烏龍山寺詩。桐廬郡齋書事一首。依韻酬周睽太傅同年詩。建嚴先生祠堂。復其子孫四家而奉祠焉。又圖唐處士方千像。張堂之東壁。夏六月徙蘇州。與孫明復書。略云。某至新定。江山清絕。自謂得計。及來姑蘇。卻修人事。斯亦勞矣。

薊州鐵冶。皆鬼薪城。且耳。顧十九斃命。此必司法者委宛其閒。庶得議獄之意。

張又新作煎茶水記。載陸羽與李秀卿論水。第爲二十等。而以揚子江中南冷水爲第一。嚴陵灘水爲十。九。又載劉伯芻言曰。凡較水與茶宜者有七等。而以揚子江中南冷水爲第一。嚴陵灘水不與焉。又新自謂嘗挹而比之。誠如其說。又客有熟于兩浙者。言刺永嘉。過桐廬。至嚴子灘。其溪至清。水色深翠。家人常用陳黑壤茶。撥之。皆至芳香。又以煎佳茶。不可名其鮮馥也。又愈于揚子南冷遠矣。又新記云。爾今城北玉泉。出烏龍山麓。其水甘香。尤宜茶。殆所謂乳泉石池漫流者也。惜乎前此未有稱之者。

唐李涉贈盜詩曰。相逢不用相迴避。世上如今半是君。劉伯溫詠梁山泊分贓臺詩云。突兀高臺累土成。人言暴客此分贏。飲泉清節今寥落。何但梁山獨擅名。元末貪吏亦唐之比乎。漢書云。吏皆虎而冠。史記云。此皆劫盜而不操戈矛者也。皆此意也。

宋與北人誓兩界非時不得葺城堞。李元則知雄州。欲展城無由。因作銀鑪置城北土神祠。一旦使人竊去。遂大喧索。蹤跡去來。辭連北疆。紛紜久之。因興工起築。今雄州北城是也。諺云。行陣之閒不厭詐僞。弦高誕而存鄭。子囊北而全楚。元則誑而固圉。機心機事。時有用之。而濟者。蓋亦君子所不諱。

趙元得盜於儻人中。或問其故。曰。偶得於眉睫閒耳。此幾於古之色聽者。較諸笙楚孰優。按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一曰辭聽。觀其所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三曰氣聽。觀其聲臆。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不直則眊。古人聽獄之法。詳密如此。卽有神奸不能自遁。片言折之可矣。後世不務出此。以鉤距伺察得人之情。以羅織鋸筦求人之情。其法彌刻。其術彌疏。以此求情庶獄。聽之不以其道者也。

余嘗謂眞宗。宋室之英主。王文正。宋第一賢相。然天書事不免於訾議。愚意宋承五代之後。五代之君。率一二傳卽易。宋到眞宗時。亦先朝鼎革之會。天下豪傑。未必不興覬覦。此時契丹甚盛。亦安保無睥睨中國意。故假天書以示眷祐之意。所以內安人心。外警夷志。當時大臣之計。必出於此。有不可對人言及形之史冊者。余窺之意外。似得其深也。

王彥章曰。人死留名。豹死留皮。壯哉言也。其志士之思乎。彥章一日在梁。一日不亡。兵敗被俘。延頸就死。不可不爲濁世一強男子。歐陽子深取之。謂五代一人。特爲立傳。又贊其畫像。嘖嘖不置口。嗟乎。蜚廉惡來。紂之忠臣。般之賊也。典章龐德。操之忠臣。漢之賊也。朱溫淫毒慘穢。爲亂臣賊子冠。章以鷹犬之才。利其腥膻之養。力屈而死。特唐代戮人耳。譬之虎豹豺狼。恣其吞噬。一遭羅虞。豨獰咆哮。猶有猛氣。何足憐也。永叔獨於斯人取之。何也。溫公常帝梁矣。帝梁則彥章之死。當與顏真卿比光。何怪乎永叔之愛之也。永叔之愛。悞之者溫公也。

大歷閒秋潦。害稼十八。京兆尹黎幹上其狀。韓滉意主培克。因表不實。代宗命御史行視。實損田三萬餘頃。始。始渭南令劉藻附滉。言部田無害。御史趙計按驗如藻言。更御遣史朱敖覆按之。實害田三萬頃。帝怒曰。縣令所以養民。而田損不問。豈恤隱意耶。藻與計皆被貶斥。夫代宗非有唐令主也。然猶心切民隱。又況咨牧安民世乎。宋臣有言。朝廷有恤民之意。而州縣無恤民之實。是縱有德意。究竟成虛。民之生亦可恫矣。

宋蔡凝。以中書侍郎遷晉陵太守。及將之郡。更令左右修中書廡宇。謂賓友曰。庶來者無勞。古人厚道。乃爾。今人視官廡直傳舍。去如脫蹤。誰爲修之者。

蕭穎士郊遊。侮一紫衣老父。不知爲王尙書也。旦日造謝。尙書責曰。子負文學之名。踞忽如此。其止於一第乎。果終於揚州功曹。蓋器小易盈。其於大達難矣。尙書之言。可爲輕薄少年之炯鑑。

蔡州之下也。李愬力也。而裴晉公實成之。智高之克也。狄青力也。而龐穎公實成之。不然。襲蔡之期告。如晉公一沮格何。韓絳之入諫。如文臣一節制何。自古大將立功于外。未有不本持廟議者。

天下將有亂萌。固不可養。亦不可激。養之亂。激之亦亂。依阿唯諾。以延歲月。一旦亂成。坐視其敗。此養之者成之也。引繩批根。吹毛洗垢。使之情見勢極。一發而潰。此激之者成之也。養之弊。常在大臣。激之弊。常在小臣。大臣忘身以爲國。則分內事不可摸稜。小臣奉官以守法。則分外事不必越俎。天下事乃可言矣。

西門豹之投巫媪。狄惟謙之沈天師。宋均之取公嫗於巫家。狄仁傑李德裕之毀淫祠千餘所。並有許大識力。見或不真。中情稍怯。此定不能。

姑姪子母執親。人知狄梁公一言感悟女主。不知李昭德嘗兩及之。方則天以武承嗣爲文昌左相。昭德密奏曰。自古帝王父子閒。猶相篡奪。況在姑姪。豈得委權與之。脫若乘便。寶位寧可安乎。則天矍然曰。我未之思也。又洛陽人王慶之。上表請立武承嗣爲皇太子。昭德杖殺慶之。因奏曰。世豈有姪爲天子而爲姑立廟者乎。則天悟乃止。昭德兩言。蓋亦與狄公相附和者。昭德以凶終見掩。惜哉。

古人以赦爲奔馬之委轡。又曰。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故吳漢願光武無赦。是固然矣。抑書有之。眚災肆赦。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則赦令不失爲好生。盛世時一行之。未爲不可也。當時露臺密議。遽騰里巷。而候脈復生。適宣讀詔赦之會。人主一念欽恤。至立格蒼昊。彼謂無赦爲刺沮之瘞石者。毋乃刑名家。

深刻之緒論乎。

灌園處士計敏夫曰。樂天薦徐凝。屈張祐。論者至今鬱鬱。或歸白之忌才。予讀皮日休論祐。元和中作宮體詩詞。比興豔發。皆當時輕薄之流態。其才合諫得譽。及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講諷怨誦。詩與六義相左右。此爲才之最也。祐初得名。乃作樂府豔發之詞。不羈之狀。往往見之。凝之操履不見于史。然方干學詩于凝。贈之詩曰。吟得新詩草裏論。反其詞。蓋卹裏老也。方干世所謂簡古者。且能譏凝。則凝之朴略椎魯。蓋可知矣。樂天以實行求士。若凝而抑祐。理固然也。

伍胥奔吳而漁父辭劍。文天祥趨儀真而舟子辭金。必皆賢而隱者。重義輕利。異世同符。惜當時不著其名。而史不之載。

李文、桐廬人。善詩。與楊鐵崖、宋潛溪相往返。好讀書。夔夔子山深器之。嘗作林泉讀書圖云。深林颯颯無人到。卻是秋風落葉聲。拋卷出門聊倚杖。且看山下白雲生。劉伯溫和云。茅屋秋風黃葉裏。隔溪聽得讀書聲。松蘿蔭密無行處。更有晴雲滿路生。元季多故。江浙行省以便宜行事。令爲桐廬主簿。辭不就。遂與許栗夫等遊金華山中。飄然有物外之想。竟以詩文終。所著有近山集。



寶 退 錄

趙善政 著

本館據涇川叢書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賓退錄目錄

卷一

二十九事

卷二

二十八事

卷三

二十八事

卷四

三十事

賓退錄卷一

明 肖軒趙善政著

由京師而福建。由福建而粵東。簿書之餘。未嘗敢不接賓客。寒溫甫畢。卽詢及於閭閻風俗。民生疾苦。此其職矣。而亦未始不縱談舊聞。旁及奇事。誠見聞之一助也。俟賓退而錄之。久而成帙。略加詮次。分爲四卷。

太祖初建太學。自往觀之。見其制度宏敞甚喜。至中堂。發一言曰。天下有福男兒。應得到此。故凡居此堂肄業者。率得登高第。取顯爵。又巡行廊廡。見蛛網在焉。怒而叱之曰。吾方搆此。汝卽來占之耶。言訖。蛛遁。自是以來。講堂絕無蛛網。如掃除焉。

太祖徵時。至一村。人煙寥落。而行糧已絕。正徘徊間。見缺垣有一柿樹。紅熟異常。因取食之。後拔采石。取太平道經此村。而柿樹猶在。遂下馬。解赤袍以被之。曰。封爾爲凌霜侯。

太祖征陳友諒。大戰於彭蠡湖。伯溫時同在一舟。忽大呼曰。難星過。速更舟。如其言而更之。未半刻。前舟已爲砲所擊矣。或曰。此周顛仙事。傳者誤爲伯溫耳。

太祖初渡江。嘗題一詩於太平不惹菴中。寺僧洗而去之。後有天下欲罪其僧。僧獻詩曰。御筆題詩不敢留。留時只恐鬼神愁。常將法水輕輕洗。猶有餘光射斗牛。因釋而勿罪也。

太祖將征張士誠。李善長持不可。大將軍徐達曰。張氏侈而刻。其大將皆自私。莫肯爲用。其用事者王、蔡、葉、三白而書生耳。兵雖多。糧雖足。易破也。因命達總師二十萬取之。果如其言。生縛士誠。初士誠用王、敬、大、蔡、彥、文、葉、德、新、爲參軍。吳人爲十七字詩以誚之。詩曰。丞相做事業。專用王、蔡、葉。一夜西風來。乾鱉。太祖將討士誠。禡於龍江。進大將軍而命之曰。士誠能以吳歸命者。必生之。吾聞其母葬閭門之外。慎勿使軍士芻牧其墟也。可謂大哉王言。

太祖微行至一廢寺。寺無一僧。而壁間畫一布袋和尚。旁題一偈云。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怒而索之。竟不得其人。

高皇后見秀才巾服同於胥史。乃自製儒巾藍衫。儒巾久不得善式。恚而擲之地。見其摺痕。遂喜曰。得之矣。因頒爲式。

葉琛奏定處州稅糧。時處州七縣。當加於宋歲額五升。而太祖獨令青田僅以五合起科。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頌之爲美談也。

太祖始造寶鈔不成。夜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爲之。既寤。以語高后。高后曰。士子苦心文章。則文章卽其心肝也。因命取太學課簿。搗而入之。果成。

郭德成者。郭皇妃之弟也。嘗入禁內。太祖與之飲酒。旣而以黃金二錠賜之。曰。勿以告人。德成受而置之袖中。比出宮門。佯醉而仆。遂傾其袖之金於地。闈人以告。上笑曰。吾賜也。其家人皆尤之。德成但笑而不

答。

太祖愛僧宗泐。令其蓄髮。又欲官之。泐固辭。乃止。嘗命往西域求釋典。如唐僧故事。泐不敢辭。遂行道。逢一僧。顧瞻異常。而行甚迅疾。泐疑異人。拜而問之曰。西域里幾何。僧搖手曰。莫說莫說。汝無到日也。泐曰。天子命往求經。豈敢憚勞。僧取一書授之。曰。慎勿私發。當令汝勿行耳。泐受之。歸見帝。具道所以。帝發視之。乃卽位時作水陸齋齋御製手書表文也。時已焚化。而紙墨如故。乃止勿遣。

高皇后薨。其日將葬。天大雷。電以風。太祖不樂。召宗泐至。謂之曰。后葬有日。而雨適至。汝其宣偈。泐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帝大悅。遂啓輜。賜泐黃金百兩。宗泐曾住持吾涇寶勝禪寺者也。

胡惟庸家中有一樹。名五穀樹。夏月其實若稻麥者。則其年大有。若爲魚形。則其年大水。

胡惟庸宅有一井。而隔牆別鑿一孔。與井相通。日輸甘酒轉注之。訛言醴泉出。以惑上聽。旣而邀駕親幸。觀之。而伏甲以謀不軌。內使雲奇偵知之。當蹕道勒馬言狀。氣鬱舌缺。情不能達。上怒。命左右搃之。臂將折。而猶奮。指惟庸第。嘖嘖作聲。上悟。迺發禁兵捕胡惟庸。而後召奇。已氣絕矣。

韓林兒母楊氏。老而彌淫。善自塗澤。人問其年。輒答曰四十。好爲倚風獨立作嬌羞不語之狀。與杜遵道通。自稱少娘。稱杜爲少郎。林兒不知羞也。好事者題一聯於杜之門云。斜倚水開花有思。緩隨風轉柳如癡。史稱武墨善修飾。見者不知其老。殆非虛語。

徐州永固河。河上有亭曰流連亭。天下初定。有一僧徘徊亭上。悲嘯移時。取筆題一詩云。憶昔曾爲海上豪。騰脂馬上雁翎刀。此地劈開陳總管。彼肝斫斷莫軍曹。固知今日由天定。方識當年漫自勞。英雄每每無成事。戰袍着盡又方袍。投筆將起。忽一叟從舟中出。大聲曰。汝蕭縣芝蔴李耶。何敢在此賣弄。其僧愕然欲趨。叟笑曰。徐之。吾卽湘鄉賊鄧文元也。今詭姓名作渡於此。於是就村沽酒。對酌舟中。夜半歌哭聞於鄰舟。天明跡之。不知所往。黃巢不死。信有之矣。

自昔封鄂而諡忠武。唐有尉遲敬德。宋有岳鵬舉。國朝有常開平。

保寧有韓貞女者。元末。明玉珍據蜀。女年十七。慮見掠。僞爲男子衣服。混處民間。旣而被驅入伍。七年行間。人莫知其爲女子也。後從玉珍破雲南。還遇其叔。贖歸成都。始改女裝而行。一軍皆驚。後適尹氏。

冷謙。字啓敬。杭州人。元末。以黃冠隱。善畫。嘗遇異人。授以仙術。有友貧不能自存。謙曰。吾能濟汝。但慎勿

多取。將累及於我也。乃於壁間畫一門。一鶴守之。其人敲門。門忽自開。入其室。金寶充牣。乃如戒取。以自給。一日貪心忽熾。私念金多如此。何不因以致富。遂恣意取之。不覺迷其返路。爲守庫執之以聞。詞及謙。逮謙將至。曰。得少水以濟吾渴。死不恨。逮者憐之。以瓶水與飲。謙飲畢。乃以一足插瓶中。衆方愕。則全身入矣。逮者知其異。乃懇之曰。安得使吾等坐仙死。謙瓶中曰。汝但持瓶見上。無害也。逮者至上。問之。答言如響。上曰。汝出。朕不殺汝。對曰。臣有罪。不敢出。上怒。擊瓶碎之。片片皆能應聲。竟不知所在。

長洲葛可久。精於醫。然不肯爲人治疾。偶試之。無不效者。有富人女四支病痿。可久悉命去房中。掘地

爲坎置女於中。有頃，手足能動，再投藥一丸，女自坎中自出矣。

程濟，朝邑人，嘗爲四川岳池縣教諭。地相去數千里，濟寢食於家，而日治岳池事，建文嗣位，上書言將有兵變，以妖言惑衆，律斬。濟請長繫，至反期，無驗，時就戮，許之。靖難師起，赦之。從魏公徐輝祖出師，戰大捷，諸將立石紀功，濟夜往潛祭之。後文皇過而見之，怒，命擊碑，再擊，復曰：止。爲我錄碑來，遂按碑行，誅無得免者，而濟名適當所擊，因逃去，不知所終。

于梓人者，武岡州人，多異術，不知所師承。知登州時，有訴傷於虎者，梓人命隸持牒捕虎，隸不肯行。梓人曰：第焚牒，山麓虎當自至。隸如言焚牒，卽有一虎搖尾帖耳，見隸若畏懼狀，隸引之入市，觀者如堵。至庭，虎伏不動，梓人厲聲叱責，杖之百而捨之。虎循故道去，害遂弭。尋爲部民告，訐以妖術惑衆，逮治繫獄。數日死，其從者請屍以葬，而梓人已歸湖廣矣。然不肯自晦，日與故舊遊宴，或逆水行舟，或呼雲蔽日，復爲怨家所發，逮治，未至前一日，忽失所在，怨家無以自明，論反坐。

景中丞清，赴舉時，過淳化，寄食於逆旅主人，其家有女，爲妖所憑，清宿其家，是夜妖不至，次日行而妖復來，女詰之曰：何故昨夜不至？對曰：避景秀才，女以告其父，父追及景，景書景清在此四字，令其父歸粘於戶，妖遂絕。

靖難師將起，文皇謂廣孝曰：何日起兵？對曰：俟吾師至。又數日，曰：可矣。乃出祭纛，見被髮而旌旗蔽天者，文皇駭曰：何神也？對曰：卽吾師元武也。及渡江橋折，正無措間，忽見神廟有一竿，就而取之，知爲元武廟。

文皇欣然用之。遂濟私念成功之後。當建一寺一塔以展報誠。卽位後未暇及也。一日江中見水湧出一寶塔。遂悚然久之。會天禧寺浮圖災。乃卽其地鼎建大利。立塔十三重。賜名報恩寺。

隱者王賓居委巷。不妄出入。幼與姚廣孝同里。交相善也。廣孝旣成佐命功。乃復至吳。三就見之。不可曰。吾無貴人友。遂屏騶從。徒步造門。賓出拒門不使入。但遙語之曰。素不相識。和尙錯耶。旣而連擊其扉。詫曰。和尙錯了也。和尙錯了也。廣孝慚遂退。

瑞安卓侍郎敬。七歲時有相者指之曰。此子骨髮殊異。必爲名卿。惜血不華色。不以壽終也。年十五讀書寶香山。風雨夜歸。迷失道路。得一兇牛憑之。比入門。家人驚而謀。乃一虎也。

松陽葉希賢。由賢良舉異等。授監察御史。文皇帝師入金川門。家人驚潰相失。疑已死。爲位哭。而希賢實不死。削髮爲僧。走出。至蜀重慶。建刹於松柏灘。朝夕以梵聲誦易乾卦。或歌楚辭。或放舟於中流。且歌且哭。人皆莫之測。

常熟黃鉞進士。以給事中家居。永樂初。徵赴京師。至半途。投水自溺。

補鍋匠。往來川中。爲人補鍋。有欲學補者。卽教之補。令負擔從。有後來學者。卽遣先學者去。忽夔州市上逢馮翁者。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與入山巖中坐語。學補鍋者屏不得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人微聞其語云。今一別當永訣。不復能相見矣。馮翁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詩。詩成輒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先生。嘗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卽鏟去。人紀其一首云。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

橫滄海曲。夕過濱池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未幾辭主人。去不知所近。有傳其姓名者。馮翁名馮灌。黃岩人。建文時官刑部司務。補鍋匠名王之臣。襄陽人。建文時官欽天監。



賓退錄卷二

王良、胡廣、李貫皆建文二年第，並授修撰。初良第一，以貌寢，易之以胡靖。靖即廣也。良爲第二，貫又次之。文皇師入金川門，解縉、吳溥與良、靖比舍居。咸至溥舍相與誓死。縉、靖皆慷慨自明。良獨哭不語。而溥忽笑。三人去。溥子與弼，卽康齋先生也。時尙幼，私語溥曰：胡叔能死，大是佳事。溥曰：不然。王叔死耳。語未畢，聞靖隔牆呼僕曰：外間兵亂，可謹視猪，勿使逸。溥顧曰：一猪不捨，況捨命乎？須臾聞良哭飲酖死，而縉、靖皆馳謁馬首矣。李貫者，與王良、胡靖皆吉水人。良死而貫與縉、靖皆降附，並見委用。永樂中，出建文朝封事數千通，命解縉等擇有關於農桑禮樂者存之。其有干犯靖難事者焚之。旣畢事，文皇笑謂縉曰：卿等當時應皆有之，皆愕然不敢對。貫獨俯伏自陳實無所有。文皇曰：爾實無有，食人之祿而無一語及於國難，可乎？貫乃慚。後坐事累死獄中。臨死自詫曰：吾何以見王敬止於地下？敬止，良字也。

長樂馬某，娶妾生子鐸，而妻妬甚，遂嫁其妾於同邑李氏。生子騏，鐸永樂壬辰狀元，騏戊戌狀元。騏初名馬，及第時，帝以御筆加其字於旁。

崑山蔡徹者，嘗遇異人於京師酒肆，自稱王先生，交相善也。一夕與之步月，見二三人控馬以俟，請異人行。其人曰：吾攜郎君步月至此，諸君乃更備一騎乎？則又控一馬至，戒蔡閉目乘之。但覺耳畔有風雨聲，須臾令開目，乃在一野寺，供張甚盛。徹問此何地，曰：此句容縣某寺也。徹拾一石子置金剛口中，以識之。

酒闌復乘馬如前歸時漏下方四籌耳。敝後守衢州。道經丹陽。特至句容某寺驗之。則金剛口中石子猶在。

袁著者不知何許人。偶郊行爲雨所阻。止宿一空屋中。少頃雨霽月入。見一婦人衣褐雙髻而環。直前逼袁。意甚狎褻。袁素剛正。怒而叱之。羞而去。明日巡其堂。見隅隱僻處有破褐一堆。撥之中得一剪刀。遂碎之。問左右隣。則居主近以宅怪移去。袁告以夜中所見。自是怪遂絕。

解學士縉。呂尙書震。相與談及美味。呂曰。聞駝峯甚美。余未之識也。解戲之曰。僕嘗食之。因極言其味莫之與比。呂心知其爲子虛烏有之詞。他日得一象蹄。因招解曰。昨日有駝峯之賜。宜來共饗。解聞而喜。卽來大嚼。嘖嘖稱美而去。呂寄以詩曰。翰林有箇解癡哥。光祿何曾殺駝。不是呂生來說謊。如何嚼得這般多。一時哄然傳笑。

高御史舉。罷居林下。一日棹小舟至城。值郡守登城樓以觀競渡。見高踞坐舟中。怒而逮之。令供狀。遂書一絕云。皇后升遐未一年。今春先帝又賓天。江山草木皆垂淚。太守如何看畫船。守知爲高。則大慚。延之坐。公拂衣去。

戚編脩瀾。餘姚人。服闋上京。渡錢塘江。風濤大作。有絳紗燈數百對。自江面來。水遠近俱紅。丈夫九人。帕首袴鞬。帶劍乘馬。飛馳水面。如履平地。舟人大恐。公曰。無懼。吾知之矣。推篷而出。九人者皆下馬跪。公問曰。若輩非桑石將軍九弟兄耶。曰。然。公曰。去吾諭矣。遂皆散。公卽命迴棹抵家。曰。某日吾將逝矣。及期。沐

浴朝服坐。九人率甲士來迎。屋瓦俱碎。旌旗照耀。鼓樂喧闐。有頃公卒。若呵衛入空。隱隱而去。鄉里人無不見之者。

劉侍讀球。上封事。侵王振。振怒。而未有以中也。會董編修璘言。太常用道流不稱。忤上下獄。馬順答璘。使引球爲具草。卽朝班中。猝之出。劉不知所坐事。第曰。我死當上訴天帝耳。竟與董死於獄。順糜其屍。順有子。年二十餘。病且起。忽持順髮。拳之蹴之。曰。死老奴。令汝他日得禍過於我。我劉球也。順伏地拜。俄而子死。

有盧氏子爲小校。與一宦官鄰。頗俊利。得人意。宦官時召與語。後久不至。訝之。一日來見。則形容憔悴。問其故。曰。負吾公愛。今死矣。固問之。曰。馬順使我殺劉球於獄。比聞劉公忠臣。吾作此逆天事。其能久乎。遂慟哭。未幾果死。

正統戊辰廷試日。上夢儒釋道三人來見。揭曉。狀元彭時。由儒士。榜眼岳正。曾爲慶壽寺書詔。探花陳鑑。曾爲神樂觀道童。

于肅愍公巡撫河南山西時。每入京。不賚土物。人問之。答以詩曰。手帕蕨菇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人間話短長。

土木變聞。中外大震。皇太后使司禮監金英。與安召廷臣問計。尙書胡濙。侍郎于謙。主戰守。學士陳循。是其言。徐有貞。倡議南遷。英安叱之曰。敢言遷者斬。令扶瑄出。由是江淵等議皆同謙。金英與安復命。而禁

中尙疑懼。皇太后又以問太監李永昌。對曰：祖宗陵寢在茲，宗廟府庫在茲，去將何之乎？太后悟，乃任于謙以戰守，中外始有固志。

成國公朱勇，死於土木之難。其子獨返，母夫人王氏見而責之曰：汝父死於國，汝何忍生還？豈利其爵祿，遂棄而不顧耶？立命自死。以次子儀襲封。

石亨有妾曰桂芳華，妍麗絕世。亨每以誇於人。凡親愛者皆令出見。一日于公謙至其第，亨令芳華出拜。久之不出。亨自督之不肯，乃拔劍驅之。芳華遂走入壁，曰：君不聞武三思妾不見狄梁公事乎？妾請自此別矣。

吳康齋初至京師，常以兩手作大圈，曰：令太極常在吾目，謔者戲以蘆葍投其中，公亦不顧。

楊昌平俊之，爲石亨所構也。臨刑，其所狎妓高三兒者，衣縞而慟呼於市中曰：天乎！姦臣不死而忠臣死乎？爲紉其元於頸，視其家收斂後，卽自經死。

景泰有易儲心，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叩頭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帝默然。事雖不卽行，後卒易之，非于謙王文之罪也。

易儲議起，蕭尙書鑑曰：無易樹子，竊者所禁。矧天朝乎？及景泰不豫，羣臣議復建皇儲。李文達賢私以問鑑。鑑良久曰：旣退不可再，坐此削籍爲民。然蕭遇事多畏葸，不欲居其名耳。非有譎也。然竟以此得罪。

景泰議易儲草詔，大學士陳循起句云：天降下民，作之君，吏部尙書何文淵適在側，曰：父有天下，傳之子。

及天順間與謀者多斥罷。其子何喬新懼禍，勸其父引決。文淵遂自盡。或曰：二語本非文淵作，乃江淵作。文淵嘗以自誇，請陳閣老思不及此，吾所爲也。遂聞於人而不可掩。致仕之後，天順改元，常自慮有奇禍。會副都御史陳泰、左遷廣東按察副使、道經廣昌，有傳泰來按文淵者。文淵懼，卽自經死。非其子勸之也。復辟之日，于謙、王文旣就執，皆嚴刑治以謀立外藩之罪。文力辨曰：召親王須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馬牌。內府兵部可驗也。詞氣慷慨，于笑之。曰：石亨欲殺我輩，豈可已耶？何以辨爲？主事沈敬按問無迹。亨遂以謀未定爲辭，斬之。沈敬亦坐知而故縱，減死戍鐵嶺。

徐有貞初名程，少納交於于少保。謙後以倡議南遷爲于公所呵，嫌隙遂成。故與石亨比而陷之。程以南遷之議爲景帝所惡，後祭酒缺，內閣以爲請。帝曰：是徐程耶？而可以爲成均長乎？程邑邑不得志，謀結歡於陳閣老，循陳教之改名，遂更名有貞。

有貞於天文風角占驗甚精，土木之變，上親征時，有貞指天象以示所親，曰：上不歸矣。變聞而有貞名籍甚，召入問計。復以天象爲言，謂紫微垣星俱動，南遷爲急。會于少保廷請，斬言遷者，中外皆是之。遂屈。太上皇之在南宮，景帝病甚，亨以迎立謀語許彬。彬曰：必告徐元玉。亨謀之有貞，有貞指天象以爲必成。亨笑其前事，則曰：斷不復爽。太上復辟，遂捕少保下之獄。帝猶豫曰：于謙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斬于謙，今日之事爲無名。遂與王文同磔於市。

景帝時，有貞治河山東，欲築一已決之口。下木與石，皆若無有。方束手一僧居山有道術，或以告有貞。遂

詣而叩之。僧不言。第曰：聖人無欲，有貞思之不得，中夜繞床走，忽悟曰：僧殆反言神龍有欲也。此下必有龍穴，龍惜其珠，吾有以制之矣。乃鎔鐵數萬斤，沸而下之。龍果一夕徙去，而決口塞。

陳公鑑、俞公士悅，同爲諸生時，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贊禮，黎明而至，有丐者私相語，適城隍傳呼迎丞相，大是異事。二公陰自負，後果皆以勳名終。

桂廷珪者，嘗館於錦衣衛門達家，刻私印曰錦衣西席。後松陵驛丞甘某，爲洗馬江朝宗之壻，印曰翰林東牀，一時傳笑，以爲絕對。

岳子方正，性不能容人，或謂之曰：君不聞宰相肚中好撐船乎？答曰：順撐來便可容，倒撐來橫撐來如何容得。

韓襄毅雍之征兩廣蠻也，抵大藤峽，有里老及儒生數百人，夾道持香跪而告曰：苦賊久矣，今幸遇天兵，請以身爲三軍先。韓忽大怒，顧左右叱而縛之，令曰：此皆賊耳，盡斬之。左右皆疑，遂命褫其衣，則各懷利刃於內，果賊間也，莫不驚以爲神。

鬱林陶魯者，爲廣東新會丞，韓襄毅檄隸麾下，襄毅威嚴，長吏白事者，莫敢仰視。魯疏傲若不經意，退則昏睡不事事，韓榜笞之，亦不言也。一日，韓方食，心念峒賊據險，不覺置箸，魯適在左右，竊言曰：辦一賊耳，乃爾許作態，韓聞而怒，榜之。魯曰：若使我往，甚易耳。韓愈怒曰：若知睡知食，何妄言若此？答曰：不見付以大事，不睡不食何爲哉？韓奇之，乃改容曰：若能往，須兵幾何？答曰：三百人足矣。曰：何少？答曰：魯猶以爲

多也。然兵貴精，不擇不可用也。韓曰：任汝選之。魯標一竿于軍，而揭其上，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二百步者來。蓋十五萬而得三百人。魯自將操演，椎牛酒犒之，與同甘苦。遂率以登，皆飛越險阻，如履平地。賊遂破。魯後爲湖廣左布政，兼撫治兩廣，人稱爲三廣公。

王威寧廷試日，甫就稿，忽有旋風起于腋下，騰公卷於雲霄中。同試者皆仰視之，彌久彌高，至於不見而後已。中官以聞，詔許別騰以進。及秋而朝鮮貢使至，以其卷來，云其王方視朝，旋風捲一物下，則進士卷也。帝大喜。

汪直用事，威寧伯王越與之往來，然非陳鉞比也。而惡之者稱爲二鉞，有小中官阿丑者，戲於上前爲直狀，操兩鉞而舞。旁人問之曰：吾將兵，但仗此兩鉞耳，問爲何鉞？曰：王越陳鉞也。上欣然笑。

曹欽之作亂也，執李文達賢，頻擬以刃而釋之。又索王尙書翱，王窘迫無措，一主事失其名，甚長大而有力量，遂負之而奔，得免。後王甚德之，累擢之於要津，時呼爲馱官人。

曹石旣敗，帝一日召內閣議事，偶及其功，頗致愛惜之意。李文達曰：小人以君微倖，事若不效，石亨徐有貞之肉，豈可食耶？帝默然。

成化己丑會試，論語題老者安之三句，一舉子破云：在人有其等，聖人等其等，有同考批云：若還如此等，着他等一等，相傳爲笑。

陳白沙訪莊定山於江浦，辭去，定山擊舟送之，有維揚一士求附舟，許之，遂同泛數十里，士固特來，逞其

滑稽以困二者也。是日大肆鄙談。極猥褻之事。定山怒不能忍。至於頓足肆罵。而士大笑健談不止。既去。定山恨猶未已。而白沙則若無所聞。亦不置一語長短。定山大服其量。

京師有寡婦者。少艾而弓僅三寸。諸富貴家交薦引以教刺繡。見男子輒堅避。寢必手自鑰戶。人益重之。有輕薄子極慕之。乃延至家。與其妻同寢。而陰戒其妻。俟寡婦寢。急起而啓戶。妻如所戒。輕薄子直入犯之。則男子也。驚而送官。訊鞫得實。姓桑名紳。自幼卽縛足而爲是圖。所姦淫者不知凡幾矣。獄具處以極刑。

宏治中章奏有極異事二。浙江縉雲縣屏風山。有物成羣。其狀如馬。大如羊。其色白。約有萬計。首尾相啣。從西南石牛山。凌空而去。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鵝卵。小者如雞豆。實然二處亦無他異。

河南馬中錫。與一友同學。書法相似。而馬善於文。友善於策。同應鄉舉。臨場日。誤持友卷。友亦誤持馬卷也。試畢。馬自歎後場不繼。比揭曉。竟得第一。蓋前場是己所作。而後場五策。乃其友所爲矣。

都督府都事卜馬翊者。有子好武而甚駿。遇一道士談及武事。其子盛自誇詡。道士曰。此一夫勇。吾有技爲君試之。乃向空嘖嘖。呼一刀使斫大樹。仆之地。隨有數十刀削之。如札。又與其子同過娼家之門。道士冒其淫賤。叱雷火焚之。娼家祈拜。乃呼火止。其子引以見父。曰。此正人而術甚神。不可輕也。道士因說其父以黃白之術。翊貪而館之。翊頗有姬妾。道士旣久于其家。乃悉通之。其有不肯者。以符呪鈎致之。翊聞而憤。告之守備。逮道士以至。嘖以猪狗之血。乃不得退。送京師伏誅。翊亦坐結妖人削爵。

賓退錄卷三

劉健、謝遷、以劾八豎去。而李西涯東陽獨留。有俟其出而投以尺素者。公歸啓之。乃一絕句。其詞曰。才名直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諷意深遠。西涯不覺讀之而嘆。

韓吏部文之倡議劾八豎。李獻吉夢陽實激之。且爲具草。瑾恚甚。以事下獻吉於獄。必殺之。其友有入獄視者曰。君非康對山不生。必書致之。李不肯曰。吾與康素不相下。今急而求之耶。其友曰。平生人言李獻吉豪。不謂其爲匹夫諒也。迫之。李乃書一紙曰。對山救我。惟對山爲能救我。友持以謁康。康曰。是誠在我。乃見瑾。瑾關者拒之。康呼曰。我狀元康海也。瑾聞而急出。喜甚。持康而笑曰。狀元乃肯過我。遂命設席。瑾曰。吾聞當世才無過君者。真爲我關中生色。康曰。海何足言才。人有言曰。關中大才三。其一王三原公之盛德。其一卽公之勳業。其一則海友李獻吉之詩文也。瑾曰。豈夢陽耶。其人當死。康曰。然。但惜關中三才之不全也。瑾旣喜於公言。乃曰。當爲君出之。遂釋獻吉。

陽明之母鄭夫人當娠。祖母岑夫人夢神人衣袞乘五色雲下。抱一兒授之。岑驚寤。聞啼聲。則陽明已生矣。祖天敍因名之曰雲。五歲尙不能言。一日從羣兒戲於門外。有僧見而撫之曰。是非凡兒。柰何以名泄天機耶。遂更名守仁。卽日能言。

陽明疏救給事中戴銑。忤劉瑾意。謫貴州驛丞。未行。寓杭州勝果寺。夢人持二緘至。啓之一書滄浪之水。

清兮可以濯我纓。後書伍員一畫水上覆一舟。後題屈平詰朝有二校至。曰：有旨賜死。縛至江邊投之。入水即得物負之。凡七日。偶達于岸。則已至閩界矣。奔寺求宿。僧不納。乞食於野人。趨一古廟。枕苔臥。夜半四傍虎吼。公不爲動。詰朝。寺僧有過廟者。見公酣寢。異之。即邀至寺。問其故。贈之資以歸。乃由間道返錢塘。始赴龍場驛。

王陽明嘗與其徒同遊一寺。見一室封閉甚密。欲開視。寺僧不可。曰：此中有入定僧五十年矣。王疑其有姦。而托詞以拒也。怒而開之。見龕中坐一僧。儼然如生。從者皆曰：其形何酷似先生也。王笑曰：此豈吾之前身乎。舉首見壁間有一詩云：五十年來王守仁。開門原是閉門人。精靈剝後還歸復。始信禪門不壞身。王悵然久之。爲建一塔。瘞之而去。

漢張留侯諡文成。國初劉誠意諡文成。後王新建亦諡文成。

真鑄之反也。命張永討之。武廟戎服送之東華門。賜金瓜鋼斧。奉勅乘馬。由馳道以行。劉瑾甚忌之。永旣撫定餘黨。以八月十五日獻俘。瑾欲緩其期。而永先期而至。上宴之于豹房。值瑾出。永乃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爲。曰：欲爲天子。上曰：天子任爲之。永曰：天下豈有兩天子耶。上乃曰：瑾負我。命牌子頭召瑾。永等勸上親行。時漏下三鼓。瑾方熟寢。牌子頭先入。瑾問曰：上何在。曰：在豹房。瑾被衣起。曰：事可疑矣。旣見上。執繫菜廠。然上初無殺瑾意。明日將謫居鳳陽。而籍瑾家。乃得弓弩衣甲玉璽玉帶諸物。又瑾在上側所常持扇。中有二利匕首。上始大怒。曰：奴果反矣。遂磔於市。

焦泌陽芳既致仕有大盜趙鏞者攻破泌陽火其居發其所藏窖金求芳父子不得乃取芳衣冠被於庭樹拔劍斫之曰吾爲天子誅此賊後趙鏞自六安敗走被獲臨刑嘆曰吾不能手刃焦芳父子以謝天下死有餘恨矣。

撫州知府劉介陸太常少卿雖以閹瑾之鄉人故而張綵實有力焉劉感之甚深劉新得妾美張綵盛服往賀曰何以報我劉倉卒對曰一身之外皆可奉綵笑曰吾所欲者新嫂也敢謝諾遂令昇夫強輿以歸瑾從子二漢有術士俞日明者言其大貴遂萌異志臨死嘆曰吾死固當第吾家所爲事皆焦芳與張綵耳今綵與吾同死而芳獨得脫豈非冤哉。

籍沒劉瑾時世傳其貨財之籍金元寶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白金元寶五百八十萬錠又乙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鈎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獅蠻帶二束蟒衣四百七十襲穿宮牌五金牌三牙牌二櫃袞龍袍四金龍盔甲三千玉槩一玉璽二竊疑其財未必至如是之多或好事者之言也。

胡端敏世寧按察福建宸濠反謀將成胡上疏論攻治二策且言早以禮法裁制爲錢寧等所惡下之獄濠反乃免胡通曉兵法陽明極重之嘗語人曰永清才自不可一世但恨不講學耳胡聞之笑曰吾正恨陽明多此一講學耳。

胡端敏之子繼讀書不甚了了端敏以爲癡調兵至江西值閩有事兵官見繼繼初不肯曰當見吾父余

不習兵。兵官事急。冀得繼言以委罪。跪而請。繼乃指示大勢。皆中機要。三日。端敏歸。訝非汝輩之所能曉。其實以告。乃嘆曰。吾有子而不自知乎哉。繼後早死。其母不哭曰。是子在。當作賊。滅吾胡氏者也。

喬白巖冢宰之爲大司馬時。其門下士梁廷用者。遇一方士。能運乩賦詩。限韻擊鉢。捷如風雨。廷用因請爲喬公賦之。乩先寫曰。吾回道人。汝爲白巖乞詩。吾當邀李謫仙同賦。廷用請用一東。限十六韻。其詩曰。六丁持斧施神工。鑿開西南萬仞之崆峒。芙蓉一朵插天表。勢壓天下羣山雄。冰壺倒月色澄澈。瑤臺倚斗光玲瓏。百丈虹霓望吞吐。八荒風雨瞻空濛。虛室不受一塵染。靈光直與銀河通。乳泉挂晴雪。玉梅懸谷搖春風。上有神仙玉虛子。凌風出沒遊太空。登虬伐蛟下入海底水晶窟。朝真謁帝獨步天上瑤瑤宮。頭角嵯峨自卓立。胸襟礪礪誰磨礪。憶昔江樓吹鐵笛。明月一醉三人同。邇來一別世間甲子不知數。但見幾度玉洞桃花紅。金龜老。黃鶴翁。各分一韻貽此公。天然意氣自相合。芳稱長在塵寰中。好將大手整頓乾坤了。歸來一笑拂雲看劍重。會蒼溟東。喬公得之大喜。或曰。方士姓王。敏於詩。與廷用謬爲此以欺喬公耳。然詩自奇麗可愛。

江彬之扈從南征也。統領邊軍數萬。恃恩陵轢。潛謀不軌。喬白巖字。時爲大司馬。獨任留守之責。鎮靜持重。彬心憚而不敢逞。一日晚。彬索各城鎖鑰。公曰。守備所以謹非常。鎖鑰誰敢索。亦誰敢與。雖天子詔柰何。事竟寢。公亦恐有他變。選隸卒驍果者數十人。常以自隨。彬會公於演武場。欲以勇悍懼公。問曰。南京有能武藝者。可與邊軍角否。公曰。固有之。然召之。誠爲多事。吾從人有稍能之者。可試也。于是有與卒出。

小而黑。人呼爲鬼李。叩頭請曰：小人輿夫也。願與邊軍中之精。跌打者角力。以博諸大人笑。公笑謂彬曰：較藝則死傷當勿論。彬許諾。部下四人大而長。易視鬼李。纔交卽仆。彬又出勇者繼之。鬼李連勝十餘人。最後彬有心腹劉鑑。廖清沙者。軍中稱有重手法。爲鬼李捽而去數十丈。跌幾死。彬由是奪氣。遂戢不敢動。

唐籍元載。胡椒八百石。國朝籍錢寧。胡椒至三千石。江彬始因錢寧得進。一日上自搏虎。虎將逼。寧退縮不肯前。彬趨進助撲。乃解。上戲曰：吾自能辦。何用汝來。然自是喜彬而嫌寧。寵遂相軋。

錢寧少給事中。貴錢能家爲奴。冒爲養子。能鎮滇時。攜寧以往。有守備盧洪者。出入能門。異寧相。厚以金帛。結之曰：苟富貴無相忘。寧愧謝曰：奴耳。君侯何言之過。洪曰：不然。若不知衛將軍事乎。寧後因馬永成見上於豹房。爲握槳走馬手。搏諸戲。上大悅之。賜國姓。遂權傾中外。寧書刺至。自稱皇庶子。

四面觀音者。錦衣指揮廖鵬妾也。鵬得罪於中貴。有旨封其宅。限五日內逐之。南京居住。鵬正無措。而其妾曰：無憂也。吾能解之。乃盛飾至錢寧家。賂其閹而止於門之旁。寧入則迎而拜。寧驚而問之。答曰：妾廖鵬之貳也。寧耳其名久。則大喜。因與偕至密室。款洽之次。遽以情懇。寧曰：易耳。留之五日。及歸。則已治事如初矣。

錢寧燕客。雞鴨卵有如盤大者。每自詭云：海鵬鳥卵也。竟不知以何術致之。

劉養正者。少有詞藻。能談性理。自幼與陽明交。陽明重之。曰：此吾道學友也。後赴寧王宸濠聘。許以湯武。

濠大喜。陽明在南贛，養正稱之，故極相慕重。餽遺不絕。陽明心知之，而欲藉養正以爲間也。亦遣其門人冀元亨往報，以探其所爲。濠與養正謂陽明厚己，而不虞義兵之遽起，故敗。養正既擒，陽明令其自殺。後陽明自南昌還，葬養正母，祭之以文，曰：君臣之義，不得私於其身。朋友之情，尙可申於其母。

冀元亨，武陵人。從陽明學。陽明在贛，延元亨教子寧濠，納交于陽明。且問學。因使元亨往探之。濠反謀已成，以語挑元亨，佯不喻，而但與之講學。宸濠目爲癡，遣還。濠既擒，許泰等忿不由己，誣陽明與通。詰濠云：無有。泰詰不已。濠云：獨遣元亨來講學。因大喜。榜笞元亨，俾誣陽明。元亨死不承。械至京，繫詔獄。會世宗卽位，言者白其寃，得昭雪，出獄五日而卒。

錦衣衛錢寧之後，陸炳之前，惟王佐稍有聲譽。昌國公鶴齡、建昌侯延齡，貴戚驕盛，上頗銜之。已而建昌侯以罪繫。劉東山者，素挾詐，持人長短，與其儕僞爲疏草，恫喝鶴齡，且得萬金矣，而不肯止。鶴齡不勝其忿，拒之。乃誣鶴齡兄弟毒斃咒咀，相爲巫蠱，以急變聞。上果大怒，下鶴齡等詔獄置對。鶴齡死獄中。佐謬厚東山，以情探之，悉得其狀，乃以誣罔論法反坐。奏可。佐以三木囊東山等闕門外，數日皆死。中外稱之。錦衣都指揮使王佐，陸炳之父執也。甚器炳，教以刀筆。炳甚德之。佐卒，而炳理錦衣衛篆，勢張甚。佐有子不肖，好博而售其產，炳盡得之矣。猶餘一墅，最雄麗。炳復欲得之，陷以事。捕佐子及家奴治其罪。佐之妾卽子之母也。亦在捕中。旣入對，乃道其子之罪甚詳。其子呼母何故如此。母叱之，指炳坐而顛曰：汝父坐此，非一日矣。作此等事，亦非一事矣。今汝至此，天道也。何以辨爲。炳面赤發汗，事遂得寢。

鄒立齋智年十六發解。迎宴日。閭巷觀者嘖嘖嘆賞。公馬上占一絕云。龍泉山下一書生。偶占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市兒何用喜相驚。羅念菴洪先大魁天下時。才弱冠。其外舅喜甚。趨而言曰。喜吾甥乃幹此大事。公項發赤。對曰。大丈夫不知有多少事。此三年一人耳。奚足當大事耶。二公之言絕相似。羅念菴先生善騎射。工書法。旁及繪事。嘗作一古松贈家嚴。自地直起。蒼蒼無一點塵埃氣。今寶藏焉。先生雖從陽明講良知之學。既而厭後生之決裂。未嘗不窮理而有所獨詣。故作吾涇水西熙光樓記云。詩有之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熙之言緝何也。人心之明。不能無間斷。必緝續而後底於光明。是光明者由學以得之。又云。不辨于義外之襲取而昧良知者。不可以語熙。不嚴于倏忽之失得而談良知者。不可以語緝。不原夫光明之所以斷續而過信良知者。不可以語收攝斂聚。又云。初泉劉大夫。學良知而有得也。作牧寧國。卽水西之旁。別爲書院。延王先生高第弟子緒山錢君龍溪王君主其事。且結斯樓。署以熙光。使遊息而登覽者。得以新乎其耳目。庶幾升之於高明也。竊觀大夫之意。將以緝熙啓其端。不徒良知良能云爾矣。又云。蓋昔之支離于格物也。王先生不忍其迷替。直指所固有以爲之說。然而玩弛于泛應者。近亦多矣。使先生而在。有不易其說而矯其非乎。觀羅先生之文如此。可以知其學矣。初泉劉大夫名起宗。吾郡之賢守也。

徐氏昆弟析產。伯取馬。仲取牛。季早死。惟婦與幼子二人。乃以一老僕名阿寄者與之。佯好謂之曰。弟婦年少。當得老人作伴。牛馬無所用也。婦泣且詈。謂此老僕何益。阿寄慨然曰。主母豈謂我不及一牛馬耶。

乃畫策請爲主營生。婦典得十二金與之。寄入山販漆。期年而獲息數倍。比十年累產巨萬。爲婦嫁三女。婚二子。又延師教二子。輸粟爲太學生。且死。出二籍。鉅細悉均分之。曰。以此遺二郎君。且謂徐婦。老僕牛馬之報。力已盡矣。蓋死之日。篋無一金云。

崔某者。狎一娼。召與其妻同居。而娼陵其妻甚。崔有子鑑。年十三。自學舍歸。見其母方伏地泣。鑑怒。挾刃而刺娼。中脇立死。乃匿刃亡走。去數里。忽念曰。必累我母。急歸。父果訴于官。將以其母抵罪。鑑乃自首。實官見其幼。不肯信。鑑出刃示之。乃釋母繫。鑑事聞。刑部議。鑑意在救母。且年少。遂貸其罪。

楊少師一清夫人臨卒時。人問何言。答曰。吾何所言。但我至今猶處子耳。

崔樞者。客汴。與一海賈同居。其人疾篤。謂樞曰。死以累君。崔許之。復曰。吾有一珠。藏之於身。蹈水赴火。可以無害。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之。而告之曰。吾匹夫。豈敢藏寶。當納君之棺。賈死。崔爲之殯。遂納其珠於柩中。明年。崔遊亳。賈婦自南來尋夫。且勘珠所在。陳于公府。逆旅主人以崔同居告。來毫追捕。崔曰。固也。柩不盜發。珠必無他。遂至汴。發其棺。而珠在焉。汴帥奇其節。聘爲幕。又一年。登第成進士。

賓退錄卷四

大禮議起。如水火然。其奮不顧身而忠於國者。楊文忠等是也。其奮不顧身而結于帝者。張永嘉等是也。死者死。黜者黜。杖者杖。此文忠等之不顧其身也。其所邀者名也。士大夫切齒。至欲如馬順撲殺之。此永嘉等之不顧其身也。其所邀者利也。而於禮則皆未之能善也。

大禮議起。有胡鐸者。其意與張桂合。張議將上。邀之同署。鐸辭曰。考獻王禮也。然考不已則宗。宗不已則入廟。入廟則有祧。以藩封虛號之帝。而奪君臨治世之宗。義不可也。入廟則有位。將位武宗下乎。則獻王叔也。將位武宗上乎。生爲之臣。死不得躋於君。然魯躋僖公矣。恐他日啓夏父之徒也。遂不署。後乃事事如其語。

大禮議起。豐學士熙以予杖卒戍所。後其子坊。請稱興獻爲宗。以配明堂。坊有詞藻。博古多識。然有愧於楊升菴矣。

大禮議起。惟方少保獻夫。稍能持平。其言曰。興獻之得稱帝者。以陛下爲天子也。其不得稱宗者。以未嘗在位也。然興獻後竟祔太廟。號睿宗。躋武宗上。

大禮議起。張桂驟貴。于是何淵請立世室於太廟東。豐坊請稱宗以配明堂。興獻既祔廟矣。于是江汝璧請遷皇考廟於穆廟首。以當將來世室。與成祖廟並峙。郭希顏又欲於太祖廟文世室外立四親廟。而祧

孝宗武宗議雖不用其心誠何心也。

張永嘉緣上意請改易孔廟祀典。徐華亭甚言其不可。永嘉盛氣召公而詰之。辨論往復。永嘉少絀。乃徐謂公曰。爾謂塑像是古禮否。公對曰。塑像甚非禮。然不自我塑也。既塑而事之。又可廢乎。永嘉曰。程子有云。毫髮不似吾親。何以親名之。公曰。毫髮而似吾親。又孰忍毀之。永嘉怒甚曰。若叛我。公曰。叛生于附。吾未嘗附公。何言叛。時同官皆爲之股栗。公意氣自若。

帝既定明倫大典。愈銳意於禮文。欲殫制作之事。意謂天地不當合祭。以語張相。而張不敢定。僉議合祭。定自太祖。恐不可易。帝又卜之太祖。亦不吉。議且寢。會夏貴溪以躬耕南郊。親蠶北郊之說進。與帝意合。乃詔夏議。夏因据周禮園邱方澤之文。以分祭爲是。帝大悅。而霍公韜斥周禮僞書不足信。帝怒而意愈向夏。于是南北郊遂分而議禮諸貴人。皆絀于夏矣。帝又以禘祫詢羣臣。夏貴溪撰禘義一篇獻之。意謂祭義國語所云。惟三代可行。漢以下譜牒難攷。宜爲虛位以祀。廖道南謂本朝爲顯頊裔。請禘顯頊。諸臣僉謂稱虛位者。茫昧無據。尊顯頊者。世遠難稽。當禘德祖。帝竟從貴溪。設虛位以禘皇初祖。

豐坊上疏言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請建明堂。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唐侍郎胄抗疏言孝經嚴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周公制禮。而文王適其父。故云然耳。然其禮爲成王而制。於周公爲嚴父。於成王爲嚴祖。未聞致政之後。成王罷文王之祀。而祀武王。朱子亦云。以有功之祖配。後來皆爲嚴父二字所惑耳。請明堂以太宗配。帝怒。下胄詔獄。于是嚴分宜會議。遂奉獻皇帝配。廟號睿。

宗上雖用豐坊之言而坊仍罷斥不用。

嚴分宜先貴溪登第而事貴溪甚謹故貴溪引之夏疏而傲嚴謹而狡故夏卒中其禍。

夏貴溪言之再相也每閣中會饌不食大官所供而自攜酒肴甚豐器用皆極巧麗與嚴分宜共案而食嚴時修飭但食大官供寥寥草具而夏傲然自得不以一匕及之嚴以是恨之甚深。

毛尚書伯溫嘗主湖廣鹿鳴宴酒酣之次諸生七十五人皆起爲壽人各陪兩大白不醉。

陳按察鼎疾革忽起坐舉手向空若迎逆狀家人問之曰楊憲長請我來交代爲城隍也言訖而卒。

福清人毛孔域正月朔旦早起賀節於親友家黎明而歸遙見其家樓上一婦人越窗登樓脊而身坐紅被上大驚馳歸呼其家同視無所見樓窗緊閉如故心甚憂之而其子秉鐸卽於是年領鄉薦明年成進士。

蘇衛數軍士赴崇明事畢泛海而歸遇大風飄至一島旣不可行而見山麓清曠遂相率步島嶼間林中一長人出可數丈許深目而巨爪悉以手籠諸人以藤貫其腰繫于樹間笑而去軍士中有佩刀者出之而斷藤極力奔舟便解纜去則見前長人偕數輩來蹲立水側船已去岸數丈長人者以手來攀船舟中勇士持巨刀斫之斷其一指遂揚帆猶聞岸上羣嘯之聲震動山谷旣而辨其指乃指之一節也以尺度之尺有四寸。

江夏某寺有一僧每出寺門步月輒聞頌嚴華經不絕聲留心跡之出自麓下心識其處旦而啓之乃一

骷髏皮肉皆盡。惟唇舌鮮潤。僧持以歸。以匣貯之。置於佛龕之前。夜半經聲如故。遠近施舍以巨億計。後爲一番僧竊之而去。

脩甘州城破土。忽見有一小棺。已而愈劇愈多。棺皆長二三尺。啓視。則中有一老人。鬚鬢儼然。紗帽紅袍。衆喧然遂止。爲文以祭。掩而葬之。或曰。邊城多有之。是妖狐所化。或曰。築城時所造。有所厭勝也。

有僉事董某。以人雙陸餽嚴世蕃。織紫絨罽爲局。飾女童三十人。分紅白繡衫各十五。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女子抱當食女子出局。

分宜讀書於鈴山之東。聲譽翕然。天下想望其丰采。一旦枋國。折足貽譏。有爲欽鴉行以刺之者。語甚古而麗。其詞曰。飛來五色鳥。自名爲鳳凰。千秋不一見。見者國祚昌。響以鐘鼓坐明堂。明堂饒梧桐。三日不鳴意何長。晨不見鳳凰。鳳凰乃在東門之陰。啄腐鼠。啾啾唧唧不得哺。夕不見鳳凰。鳳凰乃在西門之陰。媚蒼鷹。願爾攫肉分遺腥。梧桐長苦寒。竹實長苦饑。衆鳥驚相顧。不知鳳凰是欽鴉。

侍郎談相之請假歸也。漏分宜父子納賄事。世蕃聞之怒。假滿至吳門。舟人供一小神像于舟尾。時呼談侍郎而與語。問之休咎。則不答。談憂之。抵淮。跌傷左臂。乃上聞。請移假。上怒。談馳入京。逮付刑部。然未足深罪也。刑部探之分宜。世蕃答曰。上怒甚。必置之死。乃坐以棄毀制書律斬。

歐陽必進爲都察院左都御史。與嚴分宜爲密戚。會吏部尙書缺。當推補。嚴欲歐陽得之。而中外皆知必進爲上所惡。推必忤旨。然終不敢抗嚴。遂推必進居首。上果大怒。擲之於地。分宜乃密啓謂必進爲臣兒。

女親爲人長者。臣老矣。恃此人得政而快。上不獲已。遂用之。分宜乃敢與天子爭強。其他可知也。楊御史爵。劉員外魁。周給事怡。後先以言事同繫。且五年矣。嘉靖二十四年八月。有神降於乩。上感其言。出三人。未幾熊尙書浹。疏言乩仙之妄。帝怒。復追繫之。二十六年十一月。高元殿災。上禱於露臺。火光中。若有呼三人爲忠臣者。遂詔出之。

世宗崇信乩仙。建承天閣以奉之。熊尙書浹。疏言乩仙之妄。上大怒。命錦衣衛押發原籍爲民。公酷暑坐牛車。暴日中幾死。而周怡等坐是復繫。熊公之言固正。然乩仙往往能庇正人黜姦僞。亦異事也。藍道行者以扶鸞得幸。一日上問天下何以不治。乩仙答言相嵩所致。帝問嵩果姦。上仙何不誅之。乩答曰。留待皇帝自殛。上由是心動。會鄒應龍等疏劾。卽放嵩還。

嚴世蕃之籍。有金絲帳。纍金絲爲之。舒卷無異紬絹。又有金溺器等物。執政者以爲不可聞。令銷之。以金數報。

張肖甫初令滑時。緹帥橫甚。豪猾有託以行而莫辨真僞者。肖甫宴坐。有二人突至門。一弁而戎裝。一髻而腰刃。門者拒之。叱曰。我官校也。直入。徑逼公曰。命捕若邑耿姓豪。令亦有連。左右皆辟易。遂挾公出。刃擬之。公徐曰。若何欲。予我萬金。公曰。吾貧。令安得萬金。曰。某庫有金。公曰。金有邑賦長名氏。若不憂事。敗乎。引其項曰。刃何不下。髻者曰。刃何必下。吾但欲金。公曰。庫金斷不可得。吾邑中多富人。或可貸數千耳。遂呼一小吏前。公口授之。命書某貸某貸。曰。緹帥責金急。人可貸二百金。時丞簿等皆徬徨儀門外。既

得公所貸主名。皆曉武徒。知其爲劫賊矣。于是亟以二十人。人奉二十金以前。而皆袖鐵椎。去數武。謂公曰。止有此金。髻者方屬目。公躍而就之。髻者驚。二十人大呼擊賊。髻自剄死。縛弁者訊之。名任敬。髻者名高張。又有三四輕騎。俟於城外。皆以計擒之。磔於市。

馬恭敏森之父俊。晚而得子。一日其家人抱出門外。不慎墮於石而死。俊聞而自往。給其妻曰。吾自抱之。是吾之過也。家人得免罪。踰年而生恭敏。嘉靖十四年成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尙書。初恭敏爲考官。夏貴溪之壻出其房。勸公見貴溪。公不應。嚴分宜聞而悅焉。遣人致意。公亦不之應也。由是爲徐華亭所重。錦衣指揮周世臣者。妻亡不娶。與其婢荷花兒同居。一日盜入其室。殺世臣。而捕盜者至。見室無他人。惟其僕王奎與荷花兒在。遂謂二人以姦弑主。獄旣成矣。潘郎中志伊在刑部。頗疑之。久不決。翁侍郎大立趨決之。志伊不肯。乃更委他郎中讖之。竟處極刑。後數年而眞盜獲。可謂冤哉。蕭御史彥嘗語余云。

蔚鍾以河南按察僉事歸。頗富於財。一日出。有少年拜於馬前。自云故河南部人。避官事。願得爲奴。鍾見其語言款洽。許之。少年能騎射。知書數。善體主人意。因嬖之。而委寄之。任與諸幹等。歲秋與偕之莊。所從皆出。收穀責息。至暮而歸。則鍾已橫屍地上。失其首。而少年及中良馬。不知所往矣。鳴於官。竟不得主名。

黃綰者。官南京禮侍。爲言官所劾。乃自言背刺盡忠報國四字。下法司覆勘。天下傳以爲笑。古人事固多有不可學者。而且欲冒爲岳武穆。有是理哉。

徐華亭階、高新鄭拱，皆罷相家居。有邵某者，不知何許人，以一刺謁華亭曰：公欲復相，不過費二萬金，吾能得之。華亭拒之，拂衣去而走謁新鄭。言相悅也。然新鄭實不能得二萬金，以情告之，則曰：是何必金？公知我者，爲公辦之可也。遂走京師，爲畫策，果大拜。新鄭德之，然素無行檢，多挾恩以取金居間。新鄭懼其爲己累，乃薦之兩廣帥，官以把總，不悅而棄去。所至敢大言，把持州縣長短，會新鄭去而江陵惡之，遂置之法。

新鄭之兄名捷者，少好俠，旣舉於鄉，猶狎羣盜，擄掠捕者得盜，有引之者，輒稱高三叔，而匿其名與里居。後成進士，乃自戢，蒞職有聲。旣罷官莊居，盜意其多藏，遂謀劫之。捷知之，令洞開前門，手舞雙刀，一力士捧鐵棒，翼之而出，刃光閃爍如掣電，盜數十輩皆奔仆溝畎。有俯伏者呼曰：三叔告饒，捷大笑，盡令入莊飲之酒，贈之資，而遣之。

江陵公之奪情也，本出上意，陳給事三謨、曾御史士楚實倡疏請留，而吳子道中行首劾之。先是天順中，李文達賢奪情，羅修撰倫數詣李，勸以大義，不聽。羅始有扶植綱常一疏，而天下賢之。及是子道疏旣上，而始以副封白江陵，江陵愕然曰：上乎？對曰：不上不敢白也。會趙汝師用賢，艾和父穆、沈純父思孝皆上疏論之，遂四人俱予廷杖。然直聲震天下矣。予與子道同年生，又皆出江陵門下，而子道能如此，予甚愧之。雖然，不得已而如羅公之先勸而後上疏，不亦善乎？

高侍郎啓愚，主南京鄉試，題出舜亦以命禹，本無心也。江陵旣歿而事敗，御史丁此呂疏劾江陵欲禪受。

而高佐之。故出此題。顯爲勸進。蓋浮慕中行用賢之名。而作此無稽之語。豈能逃公論哉。善夫子師許先生之言曰。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之專恣乃在下僚。昔之顛倒是非肆言無忌在小人。今之顛倒是非肆言無忌在君子也。

庚子之秋。余市得一畫于賣餽者。擔上展而視之。則此書數十頁。散置其中。旣零亂霉爛。不可收拾。乃別書之于冊。其灼然可知者補之。不可知者刪之。始自明初迄於江陵之及禍而止。蓋十之六七存焉。公故師許文穆。而成隆慶辛未進士。出張江陵門下。初釋褐仙居令。後歷部郎至廣東副使。丁外艱歸。以太夫人年高。遂不復起。而公猶未及艾也。夫以公之至性過人。其於江陵之奪情。宜其有不滿焉。而公敘其事。若微有慨于吳中行之過焉者。豈天理人情。固當有兼盡之者乎。書中多述奇事異聞。意蓋以稗官言自處。而不欲以野史名也。然而若靖難。若奪門。若議禮。雖多敘而不斷。其意遠矣。嘉慶四年正月十七日。姪裔孫紹祖識。